

半个世纪的接力守望

■记者 李雨婷 林旭东 通讯员 张丹燕 摄影 王强



在平湖东南、独山港西侧，良田广袤，生生不息。却鲜有人知道，这片沃土之下，藏着4500多年前的史前回响——一处面积约19万平方米的良渚文化遗存，即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平丘墩遗址。若以标准足球场为参照，这片水域的可见规模，相当于近30个足球场。

文脉根深，这一文化印记的留存，是历史的馈赠，更离不开一个名字，刘叙昌。今年已80岁高龄的刘叙昌是独山港镇聚福村(原运港村)人，56年前，他率先发现了这里散落的文物，并以一个业余文保员的身份，倾心守护半个世纪，一路拾起历史的碎片，将险些湮没的文物拼接成良渚文化最真的模样。

“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，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，更属于子孙万代。”如今，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已融入刘家的家风。刘叙昌的儿子刘国良，接过父亲的使命，成为新一代业余文保员。父子并肩守护文物，传承文明火种，让这片土地上的历史记忆代代延续，生生不息。

发现：“给宝贝找个家”

对刘叙昌来说，一生的惦念都给了自家西侧的这一方土地。儿时，这里有一方高高的土墩，他常常在这里玩耍；少时，他在这里初见良渚文化，随后为之奋斗一生。

“1969年10月，因为防洪排涝需要，村里的卫国河开挖，位置就在我们家西边。”刘叙昌对于那段岁月始终记忆犹新。

河道开挖，将距离地面50厘米甚至100厘米的土层都翻了上来。那个年代，正是大搞生产的年代。村里给每户人家都分配了一块土地，让大家平整，以便后续种植农作物。

“这淤泥里怎么石头这么多？”“用也用不到，扔了吧。”……村民在整理淤泥的时候发现了“杂物”，随手便丢弃在一旁。

刘叙昌当时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，初中毕业的他，在那个年代算是有见识的，马上就从中发现了异样。

“这是陶器、石器，还有玉器，这怕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！是文物啊！”刘叙昌还记得当时自己站在土堆上，用衣袖擦干净这些“石头”，手一摸，整颗心“砰砰”跳得飞快。

那时候的刘叙昌对文物也是一知半解，但是他知道这是最宝贵且不可替代的财富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其“保护”起来。于是，村民丢掉的，他去捡起来；村民带回家的，他挨家挨户去问。

“当时村民都没有文物的概念，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当宝。”刘叙昌说，妻子也不支持，那年儿子刘国良出生，妻子嫌弃他整天捡回“墓里的东西”不吉利，不让他放在正屋，他也只是笑笑不说话，拿去了隔壁放杂物的小屋悉心保管。

这样的困扰，不止于此。彼时也没有专门管理文物的机构，“给宝贝找个家”成了刘叙昌的执念。于是，他多方奔走，经过数月努力，最终由县图书馆兼管，腾出一间仓库接收。

这让刘叙昌喜不自胜。1970年春，他第一次踏上了送文物的路。那天清晨，他用破布包了三十多件文物，小心放进竹篮里。步行半小时到当时的黄姑镇，再坐上通往县城的轮船，迎着冷风在河上漂了两个多小时。随后又步行十五分钟，才抵达县图书馆。一路上他也不放心，一会儿翻开布头看看文物有没有掉了，一会儿又看看文物有没有磨损。看着文物入库，他才离开，这中间连口水都没喝到。

其实，送一趟文物，刘叙昌的“代价”并不小。坐一趟船要两角九分，再加上伙食费，一天下来也要小一元。尽管那时他的月工资也就十八元，但他依旧感觉这一元花得值。

1973年，村民陈四昌在淤泥里挖出一块玉璧，大小和家里菜坛子的口径配得上，便拿回家用了。刘叙昌听说后，连着去了好几次，看着颜色温润、光泽内敛的宝贝，他心急如焚。可陈四昌不肯交出，“你别来烦我了，这东西对我有用！”

刘叙昌没有放弃。陈四昌身体不好，刘叙昌经常去看望他，还自费给他买补品。被其执着感动，陈四昌终于在1975年松了口。“算了，给你吧，别再来了。”虽然对方语气不善，但刘叙昌抱着被塞到怀里的玉璧笑得很是开心，马不停蹄地送去了县里，这也是平丘墩遗址中发现的价值最大的文物之一。

绵绵蓄力，必有回响。刘叙昌的努力，也得到了重视，县相关部门在1975年开始下村收文物。而从1970年到1975年，刘叙昌或背或提，凭自己一双脚送去的文物，就有200余件。

1980年，刘叙昌还获得了平湖第一批业余文物保护单位证。拿到证的一瞬间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接力：“把文物守住”

刘叙昌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照片，那是1975年，7岁的儿子刘国良抱着一堆陶器、石器，和村民们一起，捐献给村里宣传文物保护工作的县文化部门。

“或许就是缘分，卫国河开挖的时候，我刚好满月，我成长的岁月中就伴着这些文物。”刘国良说。

他从小看着父亲为了文物而奔波，这项编外“工作”，没有收入，家里为此还贴进去不少生活费，但是看着如今平湖市博物馆里展示的平丘墩遗址文物，他觉得父亲很值得。

他同样也为父亲自豪。在文物保护这块，父亲是颇具大局观的。为了引起多方重视，父亲在1978年时还特地写信给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。随即，1980年，省里开始对平丘墩遗址进行系统性挖掘，才有了如今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他也会跟人“吹牛”，父亲还受邀参加了“省第一期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”，参与过河姆渡遗址二期的挖掘工作。

从小受父亲影响，文物保护也成为了刘国良的使命，开始和父亲共守这一方土地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文物市场开始流通，平丘墩遗址的名声也传了出去，可随之而来的，并非只是专家学者的脚步，还有趋利而来的盗墓贼。

1986年，县博物馆在平丘墩展开保护性发掘，白天挖出不少文物，临时堆放在棚下。谁知那夜竟有几件被盗。第二天一早赶到现场的刘叙昌，心疼得直捶大腿。“我们守不住，后人连看都看不到。”这之后，刘叙昌更坚定了守护决心，刘国良也追随父亲脚步。

盗墓贼的猖獗不止于晚上，甚至白天都光明正大地拿着洛阳铲而来。“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好几拨人，赶走又来。”说起盗墓贼，刘叙昌和刘国良的眼里充满了气愤。

在与盗墓贼对峙时，甚至一度要动起手来。“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！”被当场抓获后，盗墓贼不仅不当一回事，还拿起盗铲张牙舞爪地恐吓。刘国良还记得父亲伟岸的身影，一手拿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喝止他们的违法行为，一边用报警相“威胁”。最长一次对峙，长达两个多小时。

这样与盗墓贼周旋的身影，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了平丘墩遗址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刘国良那时虽年纪小，但从来不惧，学习空闲之余，就和父亲相伴而行。

1993年，刘国良加入业余文保员队伍。“现在持证上岗，保护文物也更有底气了。”24岁那年，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有人承包了平丘墩遗址范围内的一片土地，计划开挖十个鱼塘。对方手续齐全，属合法经营，这让刘家父子很是焦虑。他们无法阻止施工，只能采取最“笨”的办法——全天候“盯梢”。每当有挖塘作业，他们就在一边守着，只要发现陶片、石器，立刻出手拦下。

整整数月，父子俩风雨无阻地守在工地。当挖掘机停下，他们便立刻冲上前去，在泥土中翻找。凭着这股执拗的劲头，他们硬是从冰冷的泥土中“抢救”出了几十件包括陶器、石器在内的完整文物。

“大家都说我们父子俩傻，但我觉得这比任何事情都有意义。”对于这一份守护，刘国良始终坚定。

传承：“每一代人都有使命”

现在文物周边都有探头监控，还有专业管理单位和人员，还需你们业余文保员吗？刘国良听过不少“劝阻”，但始终不曾动摇，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文物保护最重要的是让文化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份不可再生资源的意义。”

凭着这一份热爱，三十多年来，他的脚步不曾停过，目光也不仅仅局限于与自家一河之隔的平丘墩遗址。如今，工作之余，他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文物巡查上。“独山港镇西片区的几十个文物保护点，我每一两个月都要去巡查一遍。”刘国良说，早年，父亲还会与他一起，手把手教他文物保护需要注意的点，父亲自学的根据土层判断文物出现概率、辨别文物材质确定年代等知识，都成了他的“资本”。如今，父亲年岁渐长，已没有那么多精力，巡查的任务就交到了他手上。

“每一个看似不寻常的地方，都不能放过。”传承父亲的严谨认真，刘国良每次巡查都以一百二十分的态度细心观察，这些年，他陆陆续续也发现了不少文物，有一次甚至为了捡一片疑似陶片，还掉到了河里面。

“虽然现在文物保护制度日渐规范，但仍会有漏洞。”刘国良说，2016年时，他在巡查到附近一村时，发现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附近正在施工建水闸，熟知遗址位置的他，深知如果施工区域不合理或者操作不规范，很可能会影响地下的文物，马上向村里反映，及时将风险点遏制在萌芽状态。

在刘国良看来，文物保护进入新时代，重点既在“管物”，更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。只有让所有人一起行动起来，文物保护的这张网才能织得更加结实。这些年，父子俩身体力行影响了周边不少人，空闲下来，他们就会去邻居家坐坐，聊聊关于自家地下的这些文物，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“国良，你快来看看，我们家后面那些在平整的宅基地上来了几个人，鬼鬼祟祟的，手里还拿着东西照来照去，是不是来找文物的？”2015年，刘国良接到了村民的一个“报信”电话，便立马向事发地赶去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偷盗文物是违法的，赶紧离开！”刘国良到现场发现几个陌生面孔正拿着金属探测仪在寻找什么，立即厉声喝止。原来，村里因为发展需要，对部分农房进行了拆迁，而因平丘墩遗址的名声，有不少盗墓贼盯上了这里。

“每一个村民都可以是文物的守护者，如今，大家的意识越来越强，我也始终认为，仅靠我们父子俩的努力是不够的，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，才能守护好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。”说起这些，刘国良眼神坚定，眼里是光。

“刘叙昌和刘国良同样是文保界的‘宝贝’，正是有了他们半个世纪的接力守望，平丘墩遗址才能被发现和留存，如今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有了更多‘刘家父子’，这才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。”平湖市博物馆馆长张蜀益说。

从1969年到今天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悄然流逝。刘叙昌的头发已经花白，刘国良也步入中年。业余文保员这份工作，他们没有编制，也没有报酬，有的只是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承诺。他们用两代人的接力守望，让平丘墩的千年文脉，生生不息。



刘叙昌获得的荣誉



刘叙昌教授儿子文保知识



刘国良开车去日常巡查



父子一起回忆往昔